

书香阁·文化游记系列
第一辑·云南神秘文化之旅



昆明古城拾遗

万揆一◎著



昆明古城拾遗

万揆一〇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明古城拾遗/万揆一著. - 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0.1

I . 昆 … II . 万 … III . 地方史 - 昆明
IV . K29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0 号

责任编辑:高 洪

封面设计:吴 林

责任技编:荣 景

书 名:昆明古城拾遗

著 者:万揆一

出版发行:云南教育出版社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
印 装:昆明益民装订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6

印 张:6

字 数:115 000

版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3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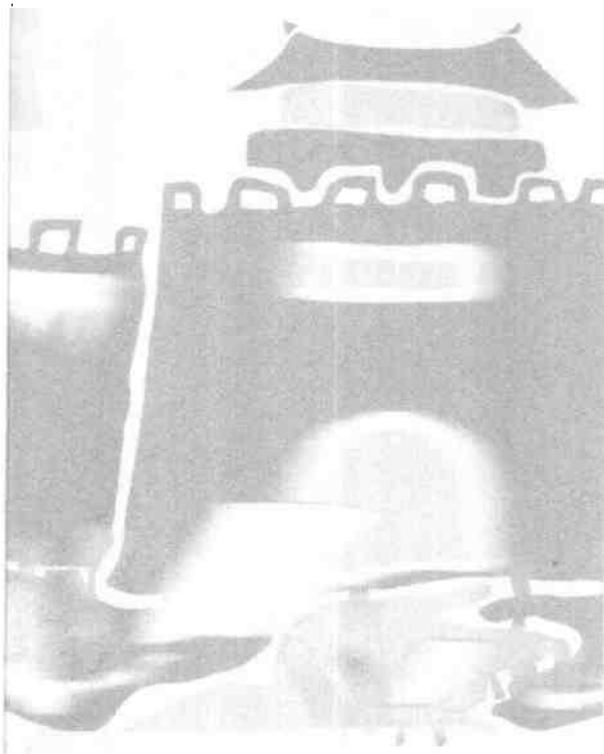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 - 5415 - 1856 - 5/K · 53

定 价: 9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万模一 男，1927年生于昆明，早年从事文艺及新闻采编等工作。1986年后，参与编撰《云南电影志·五华区志》、《当代中国城市·昆明五华卷》、《昆明佛教史》。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文史类稿件多篇，著有《昆明掌故》、《滇云旧闻录》、《云南文史谭丛》等书。

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○ 探索昆明古城 | 1 |
| “庄蹻故城”与“汉县”..... | 2 |
| 唐初昆州第一县..... | 4 |
| 昆池之滨拓东城..... | 5 |
| 大理国东京鄯阐城..... | 7 |
| 日益扩展的中庆城..... | 9 |
| 东南郊区有“古城” | 12 |
| 翰耳朵的启示 | 18 |
| ○ 源远流长盘龙江 | 22 |
| 汉代张渤凿江利水 | 23 |
| 元代赛典赤筑坝分水 | 25 |
| 明代的修桥和筑坝 | 26 |
| 清初修坝浚河 | 29 |
| 孙髯翁著文论治江 | 3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 昆明古城拾遗 | — |
| 钱南园和盘龙江 | 36 |
| 井宿祠和水文柱 | 38 |
| 民国水患不时有 | 41 |
| “盘龙江水库” | 44 |
|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治江出硕果 | |
| | 45 |
| ○ 唐宋元三代昆明部分古寺索源 | 47 |
| 常乐寺和慧光寺 | 48 |
| 补陀罗寺 | 53 |
| 地藏寺 | 55 |
| 大灵庙 | 60 |
| 筇竹寺 | 61 |
| 大德寺 | 66 |
| 圆通寺 | 69 |
| 太华寺 | 73 |
| 华亭寺 | 80 |
| ○ 昆明的清真寺、道观和教堂 | 86 |
| ○ 五华山记事 | 106 |
| 元代悯忠寺的风貌 | 107 |
| 明代的五华寺 | 109 |

目 录 3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建文皇帝 | 112 |
| 从园林到帝王之宫 | 114 |
| 清代五华山 | 117 |
| 民国年间五华山要事择记 | 121 |
| ○ 昆明的旧街老巷 | 124 |
| 金马与碧鸡 | 124 |
| 金碧交辉 | 126 |
| 关于忠爱坊 | 128 |
| 桂林桥头状元楼 | 130 |
| 文明街和甬道街的书摊 | 131 |
| 宝善街东南教场 | 135 |
| 波光塔影绿水河 | 138 |
| “治内第一泉”——吴井 | 140 |
| ○ 从水云乡、近华浦到大观楼公园 | 143 |
| 明代的水云乡及其楼、亭 | 143 |
| 清代的近华浦 | 146 |
| 民国初年的整修 | 148 |
| 大观楼辟建公园 | 150 |
| 20世纪30年代初的更新 | 151 |
| ○ 城中胜迹说翠湖 | 15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4 昆明古城拾遗 | — |
| ○ 贡院与文庙 | |
| 云南贡院 | 177 |
| 省城文庙 | 182 |
| ○ 昆明历史上的花会和花市 | |
| 明清茶花 | 196 |
| 官办花会的兴起 | 201 |
| 昆明花市 | 208 |
| ○ 后记 | |
| ○ 编后记 | 214 |

探索昆明古城

根据历代史、志记载，今昆明境内（不包括当代的县市），先后有过谷昌、苴兰、建伶、昆州（州治益宁）、拓东、鄯阐、中庆（押赤）、玉女、云南（府治昆明）等城名，时间跨度已超过2000年。其中一些城的筑造时代，各家说法不同，地理位置也不统一。

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明军平滇后，元代的中庆路改云南府，周围建筑了9里多的砖墙，从此，奠定了昆明城的轮廓，后人始能有根有据地对其发展轨迹进行考证。至于此前出现过的，特别是宋代大理国以前的古城，在历史的无情销蚀下，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“庄蹻故城”与“汉县”

谷昌和建伶，并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两县都是汉县。但另有一说，原昆明县北十余里有苴兰城，一名谷昌，“楚庄蹻筑”。

关于庄蹻筑城，唐代就有记载。唐懿宗咸通三年（862年），唐王朝的安南经略使蔡袭，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派遣属员樊绰带领20名壮士，潜入南诏国暗查地理、经济、民族等情况。后两年，樊绰写成《蛮书》10卷，上奏朝廷。

樊绰在拓东城，获知“城西有汉城，土俗相传乃庄蹻故城”，另外，城东十多里还有个谷昌村，则是“汉谷昌王故地”。

这样看来，“庄蹻故城”是民间历代相传的古城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么，它的筑造年代，就应当是战国楚顷襄王在位时期（公元前298—263年），庄蹻入滇以后的事了。

樊绰指“庄蹻故城”在拓东城西，明代官修《一统志》，说庄氏所筑苴兰城在县北十余里（清修方志有谓为17里者）；明万历《云南通志》且将它列入《古迹》，说明当时遗址尚存。一在拓东城之西，一在昆明县之北，方位并不相同。是否实有两

城？年代久远，地面又无遗存，早已无从索证了。

谷昌县的建立，晋人另有所说。晋穆帝永和十年（354年）左右，曾在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担任史官的常璩，写有《华阳国志》一书，书中《南中志》提到，汉武帝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，滇中叛乱，被汉王朝派遣将军郭昌讨平，因而把城名定为“郭昌”，用以威镇群夷，到（东）汉章帝时才改为谷昌。一说：郭、谷音近，后讹为谷昌。

旧志认为，谷昌已见于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说汉章帝时改郭昌为谷昌，不是事实。但真相如何？难以稽考。

如果谷昌为元封二年建置的郭昌而来，那么，它确应属于“汉县”，与庄蹻无涉。谷昌城是否在庄氏所筑旧城遗址上建成，同样无法索证。

樊绰说拓东城东十多里的谷昌村，乃“汉谷昌王故地”。清代方志查出汉代并无谷昌王封爵，从而怀疑“王”为“县”之误。也就是说，城东十多里的谷昌村，应为汉谷昌县故地。

由此可见，汉谷昌县的建置及其地理位置，存在着不只一种说法，使人难以遽辨是非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谷昌城确实存在过，天启《滇志》记载，谷昌城故址旁，还有个元代梁王所筑的玉女城。可证在明代后期，两城都还有遗址可寻。

至于建伶县，方国瑜前辈考证，认为在原昆阳。事与本地无关，本文不赘述。

此后，遍历蜀汉、两晋，谷昌县名依旧，或属益州郡，或归建宁郡辖。南朝萧梁时期的沈约（441—513）所撰《宋书·州郡志》，记有“谷昌长，旧县，属益州郡。（西）晋太康（280—289年）地志属建宁”，可证。

唐初昆州第一县

滇池旧称昆川。公元6世纪80年代，隋王朝建立后，滇中部族首领爨翫等人遣使朝贡，隋文帝杨坚“命将戍之”，设置了昆州。开皇十七年（597年），即以爨翫为昆州刺使。

爨翫归顺后复叛，隋派大将史万岁率军进讨，他心怀畏惧，遣使请降，在入朝谢罪时被杀，其子爨宏达被拘为奴。

隋代昆州情况，史籍绝少记载。隋王朝两帝38年，存在时间不长，昆州也因隋乱而废了。

唐王朝建立后，重开南中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，再置昆州。为笼络各部族，释放爨宏达，遣之回滇，任昆州刺史。

唐初昆州，下辖益宁、晋宁、安宁、秦臧四

县。按旧时以首县为州治惯例，作为昆州第一县的益宁，即昆州州治所在。

昆州及其所辖四县，并见于《唐书·地理志》。《新唐书》列之入“诸蛮州”，谓为“皆无城邑”，似乎四县都没有置城。但《续修昆明县志》引旧志，说益宁县在省城“西关”内，清代云南学者师范也指出：“废益宁县在城西，唐时昆州治也。”

明清时期的云南府城，有大小西门。大西门为正西门，小西门为西南门。旧志所说的“西关”，指大西门。也就是说，唐代昆州首县益宁，在云南府城大西门内。“西关内”实指今文林街附近的大片地区。但也有异说，认为志书中的“西关”，指的是碧鸡关。真相如何，根本无法弄清。

一百多年后，南诏崛起于滇西。等到筑成拓东城、建置鄯阐府后，昆州也就不废自废了。

昆池之滨拓东城

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，唐王朝册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。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，由于地方大员贪残暴虐，其子阁罗凤叛附吐蕃，被封为“东帝”，号“赞普钟”。且建国号为“大蒙”，势力范围逐渐由西而东，向外扩展。

唐代宗永泰二年（766年），阁罗凤在国都太和城郊树立“蒙国大诏碑”（南诏德化碑）。碑文提到，赞普钟十二年，阁罗凤来到昆川，看到形势险要，山河可以做屏藩，川陆又能养人民。一年多以后，便命长子凤伽异“于昆川置拓东城”，让凤伽异镇守，镇抚滇中、滇东、滇南的各部族，辅佐处理国家大事。此后，果然起到了“威慑步头（元江），恩收曲靖，通告所及，翕然俯从”的作用，南诏在全滇的统治大大巩固，实力日益增强。

“蒙国大诏碑”明确指出，赞普钟十四年（唐代宗永泰元年，765年），命凤伽异置拓东城。次年立“大诏碑”。这是文献中提到拓东城的最早记载。

樊绰笔下的拓东城，距安宁有一天的路程。金马山和碧鸡山东西、南北相对，碧鸡山位于昆池西岸，和拓东城隔水相望。但城中的情况，并没有谈到。“东北有井邑城隍”一句，则语焉不详。

拓东城居滇之中，既能拱卫以滇西太和为中心的南诏腹地，对东爨起到了镇抚作用，水量充沛的辽阔坝子又便于耕种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。因此，南诏决意加强并巩固在拓东城的统治，设拓东节度官驻镇本地。为了促进它的繁荣，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，南诏王异牟寻（阁

罗凤之孙)特意把被自己征服的多种部族，迁来数万户，充实拓东城。元和三至四年(808—809年)，进一步称之为本国的“东京”。

南诏崇尚佛教，拓东城郊，相继建成现已不存的常乐、慧光、补陀罗等佛寺，大中三年(849年)前后，又筑造常乐、慧光寺塔(东西寺塔)。

乾符四年(877年)即位的南诏王隆舜，更把作为鄯阐府城的拓东城称为“上都”。

拓东城地方富庶，景色宜人。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大城。南诏后期的几个王，如劝利、丰祐，都长期居住并死在“东京”。隆舜曾为其子——末代南诏王舜化，在拓东城郊筑造“小城”。他本人因淫虐无道，被近臣杨登在“上都”刺死。舜化继位仅5年即病故，权臣郑买嗣在太和发动政变，夺取了政权，南诏国亡。

大理国东京鄯阐城

后晋天福二年(937年)，南诏勋臣后裔段思平起兵平乱获胜，建立了大理国，本地仍称鄯阐府。此后，拓东城名逐渐被鄯阐城取代。“东京”之称依旧。

北宋宝元二年(1039年)继位的第十代大理

国君段素兴，曾在“东京”营造官室，修建游乐去处。他在金汁河所经的春登堤上种植黄花，盘龙江所经的云津堤上遍栽白花（素馨花）。花落于河中，顺流而下。因二水近城，有“绕道金棱”、“萦城银棱”之名。“萦城”语意十分清楚；“绕道”，则不知何指？据《云南图经志书》，当时曾在两堤之间，筑有佑文、永镇二堰，引水灌溉农田。兴修水利的时候，是否曾使当年的金汁河改道而行，因而有“绕道”之名，不便臆断。

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大理国发生了臣弑君的事件。岳侯高智升、高升泰父子起兵平定内乱，高智升出镇鄯阐，高升泰后封鄯阐侯。本地从此成为高氏世袭领地。

大理国时期的鄯阐城（土著称押赤城），已由盘江东岸向西扩展。明代方志记有“段氏东府”，其地元代用为行省省署，明代则为布政司署（位于今威远街）。高智升到鄯阐后，在五华山麓辟地建宅，凿井得泉，有“清侯井”之名。
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大理国君段正明避位为僧，高升泰被拥立为国君（在位两年，仍还政段氏）。升泰以二弟升祥为鄯阐演习（官名），升祥传子祥明，祥明传子明生，明生传子生世。

南宋绍兴十七年（1147年），滇东“三十七部

夷”叛乱，围攻鄯阐，族人高明清“力战却之”。淳熙元年（1174 年），大理国中发生夺位事件，后三年，“盗入鄯阐”。镇守本地的高明生，振兵平定境内动乱。身死后，布燮（相国）袁豆光曾建“佛顶尊胜宝幢”，为之歌功颂德。石质“宝幢”树立于地藏寺内。

旧说：几经战乱之后，拓东城已遭受很大破坏，致使鄯阐城不断向西扩展，当时有“新城”之说。日后巡津街西到护国路间的金碧路一段，犹有“新城铺”之称。

南宋宝祐元年（1254 年）十二月，元皇太弟忽必烈率军进抵大理国都。末代国君段兴智逃至鄯阐。次年秋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鄯阐，俘获兴智，大理国亡。

日益扩展的中庆城

元军到来时，鄯阐城（又称“鸭池城子”）的情况是“城际滇池，三面临水，既险且坚”。

元宪宗四年（1254 年），鄯阐设昆明于户两个，本地始称昆明。至元十一年（1274 年）以赛典赤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鄯阐府改中庆路，城也被称为中庆城。